



老故事



曹保明



吉林大学出版社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1234/08/14

曹保明



老故事  
木 帮  
曹保明

---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赵洪波

封面设计：郭宇峰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长春市二道区春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7.625 插页：3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8 千字

印数：1—3 000

---

ISBN7-5601-2287-6/I·108

定价：9.80 元

## 序 言

人类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重要的历史时期。随着一个世纪的结束和一个世纪的到来,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都要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复兴,这期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发展离不开人类对自己生存岁月和历程的总结和回顾。“老故事丛书”将以老故事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人类所经历过的伟大而重要的历史阶段。

用故事的方式来总结历史往往会使历史更加生动和具体,这是因为故事乃浓缩的人生。当文化凝集成故事时,它已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流传上百上千年了。人们认可故事,记住它并传承它,这就说明了故事本身的生命力。故事是有生命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或传说,从远古流传至今,使人不能忘怀,使一个民族不能忘怀,而且还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传承,说明故事有自己的顽强的生命力。而故事的生命力就是一种美。人类生存的空间世界其实是被美所统治着的,是人的一个个具体的美构成了整个世界和生存空间的整体美,同时又说明了是人的美德使故事获得了一种生命。就像地上的草和树木,它从诞生到死亡,就是向人类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史,也是在展示着自己的力量。那些流传越久远的故事其生命力越强,越不会死亡,并一代代的传下去。

故事生命史不是人的生命史,而是一种文化自身的张力,是人类研究这种文化传承的特点和体会。当然在

分析这些故事的结构和生命之中将是通过解剖文化形态来表述文化形成历程的，当然也就是人类的生存史和民族的发展史，因为厚重的文化和历史往往具体地凝聚在一个世代流传的故事之中。“老故事丛书”所讲述的又都是我自身搜集和体会来的人类维系生存的重要生存经历，这也许是本丛书的重要和珍贵之处。20多年前，我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调往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职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我多次进深山下乡村去找那些上年纪的老人搜集民间故事和各民族民俗风情时我惊奇地发现，讲述人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往往对自己当年所从事的行业也滔滔不绝地进行叙述。听时不能打断对方的讲话。而他们描述自己干什么行业那一段段经历，一个个故事，往往又十分的精彩，特别是对北方地域民俗风情的介绍和对一些奇特行业的体会和了解，往往产生出许多我们所采访的故事本身所要获得而又获得不到的价值；如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语言在一个特定环境中的表述方式；特殊行业生活的秘密；这些奇特行业形成的原因；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传奇经历，等等。而这些往往是讲述人描述时所最为精彩的部分。于是我想，能否把这些“文化”归结在一起，写出一套有独特意味儿的地域行业文化丛书？

从那时开始，我便一头扎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无边的大海，向着那遥远而又十分光明的彼岸游去。开始时的具体工作并不费劲，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人类千百年来知识积累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是当一进入具体的写作阶段，才发现自己掌握的生动知识是多么有限。我不想简单地走前人走过的路，我想通过我的切身体会，把我的感受和亲身调查的结果告诉给人们。我想改变从前的书的写法，真正让读者和我一样去

感受生活所给予的感动，于是我决定亲自去体会土匪、马贼、妓女、淘金、狩猎、木帮、乞丐的生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写作。

其实，行业集团的生成和存在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要了解这些集团和集团人物，就必须接触这些具体从事此行业活动的当事人或重要的行业传承人。而由于这些行业几乎都属于一种特殊的或神秘的地域性行业，就是在20多年前，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或苍老不堪，这就使调查工作产生了许多难度，但这同时又增加了我要把这项工程很好完成的决心和兴趣。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到这项研究方面来了。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我都不在家过，就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八月十五，我都不在家过，而是告别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一个人背上行李，远走他乡，到敬老院、大车店，去和那些过去当过土匪、乞丐、妓女、马贼的人物和一些知道从前历史的孤寡老人一块生活，听他（她）们讲叙从前一个个特殊行业的稀奇古怪的故事……

为了采写土匪的故事，我和许多活着的土匪老汉在一起生活，一起过年，上山和进林子；我和狩猎人一块进山打猎；我和淘金人一块去淘金，下矿井。有一次在辉南的香炉碗子金矿，我差点让煤烟子熏死，经过矿工的抢救，才得以生存；我和木帮们一块去放排，在鸭绿江上的“门坎子哨口”，我一下子滑进江里，是好心的木把将我救起。许多危险和苦难的经历，我不对妻子和儿子讲，怕他们惦记我，而我的巨大的收获也与日俱增，我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土匪马贼、妓女乞丐、淘金狩猎、木帮马帮、烟麻驿道、吹鼓扎彩等等奇特行帮生活的故事，而这，就为今天这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吉林大学是我的

母校，他们决定让我推出这套“老故事丛书”，我想他们是有慧眼的，而我也想，读者也会觉得此书的分量。

这套丛书采取讲故事的方式来写，是将故事和研究融合在一起，让调查和故事，让具体和综合分析搀杂在一起，这样的方式又是这套丛书的独创。故事选择的是每个行帮之中独特并长久流传的文化形态；每一种行帮生存的独特文化，又往往通过分析和故事来丰富和完成，这就是集资料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给人以具体和新鲜的感觉。

这些故事的获得完全是我亲身从当事人的口中或当事人的亲属、后代或一个行帮的重要的传承人口中所得，其生动和可靠性是可想而知。调查和了解一种文化史，要尊重被了解人，这是调查者的一种品质。调查者的品质越高，所获资料越真。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因果关系。品质是一种思想和人类的精神面貌，而品质又是一种方法，是人对人的一种心灵的对视。不能想象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能获得他人的尊重，这期间包括从人伦、风俗、规项、信仰等等诸多方面去实践人类的这种活动。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拥有诸多的“土匪”朋友，“乞丐”朋友和种种行帮的朋友，他们是我的采访对象，又是我的朋友，他们现在已远离人世，生命已随着时间永远的消失了，可是他们和我曾经面对面讲述的故事，今天被我真实具体地录述下来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纪念吧。

感谢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这些资料是否会对社会、生活、历史和具体的每一个人有用，还是让人们自己去体味吧。

作者

1999年9月于长春



目 录

一、木帮的主要活动	1
(一) 山场子活	3
(二) 水场子活	14
二、木帮的组织机构	25
(一) 大柜	25
(二) 二柜	26
(三) 把头	26
(四) 爬犁头	28
(五) 槽子头	31
(六) 头棹	32
(七) 二棹	34
(八) 边棹	34
三、木帮的宗教信仰	36
四、木帮歌谣	49
五、木帮与吉林	60
六、木帮与安东	64
(一) 大东沟的繁荣	66
(二) 槽子会	67
(三) 木帮文化的渗透	78
(四) 独特的木帮文化类型	80

^  
—  
v

七、木把与把头的故事 .....	86
八、闯关东的故事 .....	103
九、木帮的女人和酒的故事 .....	111
十、木帮文化 .....	115
十一、木帮文化与自然景观 .....	132
(一) 山石 .....	132
(二) 寡妇山 .....	137
(三) 哨口 .....	138
十二、“南流水”主要哨口 .....	156
十三、“北流水”主要恶河 .....	177
十四、木帮的故事 .....	194
(一) 吃排饭的 .....	194
(二) 靠人的 .....	212
(三) 鸭绿江上的木帮 .....	222

## 一、木帮的主要活动

约五亿年前，地球发生了喜马拉雅和海里造山运动，欧亚大陆骤然崛起，火山爆发，长白山脉形成，在久远的岁月之中，草木逐渐在荒凉的石土上长起，形成了森林，森林给人类带来了生机，给荒落带来了人烟；当人类依靠林木而生存的时候，森林文化也便悄然开始了。

我国古代的元明时期，土人曾对长白山的木材进行过开发，到了清代特别是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和1776年（乾隆四十年）清政府两次对长白山进行封禁，使长白山得以形成郁郁葱葱的原始林带。到1862年（同治元年）逐渐有山东流民相继涌入松花江和鸭绿江流域，从事放山、挖参、采伐活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对长白山木材的开发便开始了。

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林业志》记载，1880年（光绪六年）以后，清政府封禁的土地、围场陆续开放，小量的采伐业逐渐开始。到1892年（光绪十八年）清地方官吏与木商订立合同，以20万金组织“木植公司”，在东边道（通化一带）从事采伐、贷款及征收林木税等业务。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中俄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在东边道和长白一带进行采伐，接

着是1903年俄国建立的“极东公司”，派军人马德罗夫驻通化，对长白山进行掠夺性采伐，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还有日清合办的“义盛公司”都在老山里竞相动手。

日俄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使日本人作为战利品接替了从前俄国人在鸭绿江地域的采伐业，接着他们便开设军用木材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中日两国签定了《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确定开发长白山森林资源。当时，仅在长白县境内，西起临江的帽儿山东到二十四道沟，距江干流60华里以内，为公司收买。至此，鸭绿江、浑江两江及长白山周围的森林采伐权统归日本。

从前，除官办的采伐组织外，民间的采伐业相当兴盛，这主要是关内连年的水旱两灾，大批的难民闯关东进入北方，他们自立团伙，组成行帮，进行森林的采伐。仅据长白县宣统二年的调查，七道沟沟长80里，有木厂23处，年成排竟达59张；八道江沟沟长180里，木商、把头比比皆是。1924年统计的资料表明长白县境内有木厂177家，木把12223人，年编排561张。

另据1919年鸭绿江采木公司编纂的《鸭绿江林业志》记载：中华民国六年以前长白境内森林资源极其丰富，总蓄积达19599043立方米。树种以红松、鱼鳞松、臭松、杨树、桦树、落叶松、赤柏松、柞树、榆树、椴树、水曲柳、黄波罗、刺楸等为最多，而且木质均属上乘。人们组成木把行帮进行伐木。

木把，是从事林业行当人的总称。也称为木帮，指以山林木材生产为活路的一个工种，民间称木帮们为“做木头的”。木帮活分“山场子活”和“水场子活”两

种。

山场子活是指木帮们在山上把树伐倒、打岔、归楞、再运下山；

水场子活是指木帮们把山上运下的原木穿成排，放到江里流送。

当年，木帮们的生活多么传奇，而木帮们的种种故事将东北早期的开发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极其生动的文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和这种文化反映地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相比。

## （一）山场子活

北方，是寒冷的代名词。

这儿往往从9月起，寒风就渐渐吹干树上的叶子和地上的草，严冬迈开大步向人间走来了。

山场子上的木帮从事采伐的黄金季节是当年10月至第二年的2月。从10月开始，纷纷扬扬的大雪就铺天盖地的飞落下来，于是老木把们就自言自语地叨咕“该开套了”。

开套，就是准备绳套，以备把伐完的原木从山上拖下来。

大雪一落，木帮进山。

木帮们住的是大房子，几十上百人住一个屋。南北大炕，地当间一个大炉子，专门有“小打”负责看管，日夜烧木样子，大炉子烧得“哗哗”叫，可屋里还是寒风刺骨。

木帮们整天在没腰深的雪壳子里走来走去，从脚到裤腰都是水淋淋的，下晚回到大房子，先要烤鞋和裤

子。大炉子周围是一件件的酸臭的臭袜子、靰鞡和湿棉裤。第二天早上，天还麻麻黑，把头就喊：“起！”

这时木把要迅速摸靰鞡，续自个的靰鞡草，稍有怠慢，把头的木棒子就插在你的头上。并骂：“也没有吃奶的孩子，我叫你磨蹭！”

把头对木帮非打即骂。打死打伤一个木把就像踩死山上的一只蚂蚁。

木把们都得穿靰鞡，穿靰鞡就得续靰鞡草。这活每人都得会，干起来还得快。然后麻溜吃饭。木把的饭是窝头和“没腿大海米”（盐豆）。吃饭只给10分钟，吃不完的带到山上，边伐树边架火烤。窝头绑绑硬，和石头蛋子差不多。

伐木有许多说道，也就是“山场子规俗。”

放头一棵树叫“开锯”或“动斧”，这要先搭山神庙，里边供上老把头。老把头据说就是山神爷。这时，所有的人都在庙前雪地上齐刷刷跪下，由把头领头喊：

山神爷、老把头，  
俺们供养你来了。  
保佑俺们木帮顺顺当当的！  
木头下了山，  
再来供奉你老把头。

然后开锯。头一锯要放“顺山倒”，以示“这一季”  
顺顺当当，平安无事。

木帮们干山场子活特别辛苦，早起两点钟就从大房子出来往场子上走。走十多里地，到山场子大毛星还没退呢。林子里一片漆黑，干两个钟点也不见天亮。只听林子里捕捕腾腾地响，黑夜放树也来不及喊山，全凭耳朵和感觉，听着风声和动静。手脚要利索，不然就砸你

个肉饼。

从前采伐，条件非常简陋，两个人一组，快码子大肚子锯，一人一柄开山斧，那斧头半尺宽的刃。两人对着放，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全凭熟练和胆大。

放每棵树前先用开山斧砍砍树的根部，查看一下有没有腐朽、瑕疵，俗话说“叫山”，如有一点弯曲，俗话说叫“过性木”，不采不伐。林子大，木头好，挑着做。采伐前先找好树的倒向。大肚子锯对面“掏”到一定程度，然后在锯口对方用斧子“要楂”（向锯口方向砍出一个豁）。

要过楂，树会发出“咔嚓”的响声，人凭这个，判断树的倒向和时辰，要及时的喊山。

喊山，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告慰，也是给对方“提个醒”。但也有人认为是对自然的一种回报，对神灵的一种祭祀。喊的人心中带着一种虔诚，认为这是神灵送给人类的礼物，人要答谢。不管怎么说，喊声是人类在从事采伐生涯的久远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一项重要经验和体会。这是一种非常壮观的声音，而干活的平时则不许大声说话。

喊山有三种：顺山倒、排山倒和迎山倒。

### 顺山倒

树生长的地方往往是山坡，而且树的根部倾斜山下，这样树在采伐后，一定会顺着向山下倒去，顺山倒的树小头朝下，树根较平稳地连在树墩上，下锯下斧都可从容不迫，较平安保险。所以顺山倒往往也是一种吉祥的表示，往往“开锯”前或年节加上老把头的生日这一天的一早一晚，都要伐一棵“顺山倒”，以示平安和吉顺。

### 排山倒

这是指树横着倒向山坡。

这种树生长的地理位置往往是在不十分平坦的山林地带，树的根部在下锯后向两边斜去。这种倒法最易形成“罗圈挂”，也叫“吊死鬼”，是指放倒的树同时几棵压在一棵树上形成一个罗圈状。这时，木把必须钻进“罗圈”，将支撑树伐倒。

对这样的活，木帮歌谣中说：

钻进罗圈套，  
木把命难保。  
伐倒大树赶紧躲，  
稍慢一步命报销！

所以，排山倒往往也象征着他们的命运不济，要摊上“横事”，不吉利，不顺当。其实，木帮的运气时时在危难之中。他们自己给自己编的歌谣说：

要吃‘横山’饭，就得拿命换。  
走进木帮房，好似进牢房。  
推起轱辘马，险道滚大梁。  
断闸砸伤腿，甩车压断肠。  
吃的橡子面，咽的苦菜汤。  
把头抡棒打，财东似虎狼。  
木把卖苦力，年年拉饥荒。  
血泪流成河，几人回故乡……

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 迎山倒

这里指树向山上倒去。

这也是一种吉祥方式。这样的树往往根部底下长，



山的坡度较大。木把顺从其长相和坡度，使上榨深，下榨浅，便形成了迎山倒，

迎山倒危险性小。

在森林里从事采伐，天亮以后，木帮们开始喊山了。随着喊声，锯声和叮叮咣咣的开山斧的声响，林子里的厚雪被倒树拍起，漫天老林里腾起蒙蒙的雪雾，烟一样在林中弥漫。

像古战场的硝烟，像神秘的云雾，把大山冰雪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大树伐倒，还要运下山去。

这就是采伐木头的第二道工序。把倒木砍去枝杈杈杈、只剩下巨大的原木本身，要根据山场的不同地形，采用马拉，人拖，顺山滑动等方式集中到山下或江边，准备穿排流放。这个工序，山上叫“集材”，民间称为“抽林子”。木把的活计又简单又繁杂，又得懂技术，又得有力气，反正是缺一也不行。当年，木把们在一个大房子里住，互相不认识。早上戴星星出去，晚上顶星星回来，倒头就睡，干了一冬，不知谁是张三李四。

进山，先盖房子。哪有水、有木头就盖房子、马架子。盖房子就用原木（圆木）和青苔毛子。马架子俗名叫“霸王圈”，木头刻成的，中间用青苔毛子堵在木卡房子的缝上，不漏泥，还挺暖和。

炕头上先铺松树枝子，然后放上羊草，人在上边睡。屋里地当间一个大锅，盘地锅扣过来，留晚上给木把们烤鞋和衣裳。上山干活，木把们说自己是“大斧子一扬，好像个山猫野兽，脸上确黑儿，牙白，大饼子焦黄，鬼似的。最怕有病。”

得了病，上哪抓药打针？